葵史 乾

謹按 宣廟御批曰葵藿向日不擇旁枝人臣願忠豈必正嫡大哉 恩綸欽仰莊誦而有沒世不忘之恩故謹稽 列聖朝事實諸名碩章奏輯爲一書取便考覽名之曰葵史以勵其願忠之誠云

太宗十三年癸巳 命庶孽子孫勿叙顯職因右代言徐選請也文獻備考

初 太祖欲立芳碩爲世子鄭道傳南誾李稷等附芳碩忌諸 王子謀去之及 太宗正位誅道傳等徐選與道傳有隙乘機逞憾道傳庶孽也故倡爲庶孽子孫

一作允成對曰　世祖嘗欲許崔適赴武科臣啓以適乃岸甫老妓妾子不可赴試　世祖曰作成人材人主事也令北虜老斥而適武藝出衆遂令許赴及講書適不解一字　世祖問交戰退者斬何也適曰慮士卒驚惑也上曰已通矣遂中武科通仕路同上

十六年乙巳領經國大典并錮赴擧入仕之路

姜希孟窦璘等纂次大典而又於顯職之外并錮其八仕赴擧乙巳夏頒降大典而終歲大旱饑莩相望議者皆歸咎於禁錮庶孼　成宗惻然欲更張而未及施行亏廟遐遺星湖僿說

頒降大典時有庶孽子孫勿許文武生進之法而曾孫

亦無禁焉其後大典註解時添子子孫孫之語（姜希孟註）自

此爲永世禁錮之人（政院日記詳見下○按姜安普子孫裵替純廟癸未伏閤時姜之庶裔一二人來𢣷于疏廳曰四百年來吾祖之事爲衆口所罵子孫諱親之義實所不忍今疏頭勿提說則吾章自願輸錢以助疏事疏廳却之不受歎息而去）

燕山（戊午）柳子光釀出史禍子光旣誅并錮其孽益甚

子光府尹柳規孽子也性陰賊有才能勝己者必欲陷

之嘗遊咸陽作詩懸板及畢齋守是郡撤而焚之曰何

物子光乃敢爾也子光以是啣之李克墩嘗爲完伯値

成廟之喪不進香而載妓以行金濯纓馹孫書其事於

史草克墩啣之其後克墩為實錄堂上見濯纓史草又書 世祖時事又有畢齋弔義帝文欲因此報怨乃謀於子光子光即往見盧思愼尹弼商韓致亨言其事俱詣差備門呼都承旨愼守勤啓之（守勤曾被論故亦啣之）至是衆怒交至而主又猜暴嘗憤文士曰使我不得自由者皆此輩也命鞫因嘗時善類一網打盡及 中廟反正後三司論克墩追奪子光竄死其後言者每以子光為口實并錮庶孽盖甚

中宗朝趙文正公趙光祖始請通用庶類

趙靜菴達白曰中國人物本多而擢用亦易我國人物

本少而又有庶孽分別之法人臣願忠之心豈有間於嫡庶而朝廷用舍如是偏隘臣切痛惜也庶孽中不無可用之人擇才而任之貴顯之後或曰其嫡派之殘微若有壞亂名分之罪則同姓限六寸異姓限四寸南家輩以此爲收拾人心圖爲不軌葉書之禍作而庶孽之枳塞愈甚朝野聞錄

明宗二十一年丙寅因庶類陳疏許良妾孫以下赴擧其後旋廢寶鑑別考

先是 世祖朝有勳臣姓黃者無嫡子特 命其妾子通仕路 成宗朝崔灌以庶派而冐登科第亦不奪紅

牌仍授官爵其後两家子孫相繼簪纓至是因庶類等陳疏特許良妾孫以下赴文武科有姜文祐者中別試爲校書權知 上昇遐後旋廢其法校書官抑文祐不薦狀遂補西班衛職陞至校書館校理時三舘議曰文祐以一時之法登第固不可追奪其子則猶爲庶孼人也遂不許赴擧 稗官雜錄

宣祖初年申贊等上章籲寃

申贊等一千六百餘人上章籲寃 宣廟覽之感動乃下敎曰微子商王之庶子而孔子稱仁子思孔子之庶孫而道統自傳葵藿向日不擇旁枝人臣願忠豈必

正嫡（兩極幷疏○詳見下）

十六年（癸未）文成公李珥建議許庶類納粟赴擧家允

時有北鬠先生達白曰今日急務必思人心樂從者而

行之乃可濟也庶孽之有才廢錮者已過百年聲懷憤

欝今若許其納粟通仕路則軍食可辨矣 上從之憲

府論庶孽許通事目未爲詳盡（事目中勿論前後所生又不擧論其冊云）且

不爲署經徑自施行諸堂上推考色郞罷職不允

粟呇行狀曰禁錮庶孽已過百年人皆習熟見聞而先生

獨以爲王者立賢無方不可廢棄人才每欲通庶孽仕

路至是啓行之（金汕溪撰）

翌年甲申三月 備忘記曰予於李珥死後別無異待之事而今日沈喜壽乃敢曰待之之道生死有異是欲試予淺深也外人雖曰以其子之故而設此納粟之法李珥豈爲其孼子而爲之哉政院啓曰沈喜壽景慕李珥誠心國事有此啓達

按嘗時廢錮庶孼已過百年擧世皆爲門戶計有庶子而取養他人獨先生斷然不拘以庶子爲後是乃明天理正人倫遵古禮守國典也至若納米許通漸次疏欝亦是爲國家深長慮也噫彼三竄甚之於前二凶誣之於後使先生遭蜮沙死被黃舌南豕之誣靜庵何以異也或曰收拾人心或曰爲子疏通或

、日締結庶類噫自古寓人之陷入亦同一套襲也

文簡公成渾文烈公趙憲文忠公李恒福文忠公柳成龍亦前後陳疏并請疏通

成牛溪疏畧曰我國規模狹小有庶孼禁錮之法此誠通天下所未有之事也雖在治平無事之時亟宜變通而況當軍旅亂動之日其所以甄拔収用不可一日緩也 牛溪集

趙重峯封事曰臣竊見 皇朝作人之路甚廣惟其有才則不論其人之門地而用之如孫繼臯葵師之子而今爲修撰成憲子顕之子而今爲編修許三省眞人而

今爲山西道御史此　皇朝之所以立賢無方而能撫綏御遠者也　昔三國蕞小所以各保方隅者以其用人之無間也　盖自高麗中葉權臣當國苟恐忠志之士起自草茅而有妨於己私謀廢庶孼之科而賢路漸狹至於我國大臣只爲私其子孫之計而不及乎萬世失人之憂并與改嫁子孫而禁錮之載錄於令典雖以　殿下至公其於揚側陋之事尚不知爲急務也　頃如李仲虎金謹恭之徒是庶孼而終身苦學勸後生先以小學令之鄉士知廉恥而重名教者兩人之功爲多　今若遠慕成湯近法　中朝變通有術期於得人則隆古之治

廢置於數十年之後矣 重峯

李芝峯類說曰臣嘗病用人之道不廣公私賤屬苟貴賤

通塞之字視至於宗親及庶子孫之禁元非 祖宗之

制不如中國祿例又錮至此 春官志○宗室文武才上疏依永嘆君濤例討以采

柳西厓劄曰用人之道貴廣不貴狹書云立賢無方周

公舉士必先白屋管仲相齊舉盜二人晏嬰用一言之

善而薦其御者爲大夫西漢人才之盛多得於郡邸胥

吏自魏晉以降始有門地之議故政教凌替職此之由

春秋書武氏尹氏仍叔之子皆門地高顯之人也而其

時如樵封人沮溺荷蕢之流皆沉淪於卑冗之中嘆息

於聾瞽之中世道升降此其大機大槩勿論門地唯賢
才是求而已（晉廣 續錄）
光海（壬子）徐羊甲等犯罪被誅
徐益妾子羊甲與朴思菴淳妾子應犀沈銓妾子友英
李濟臣妾子耕俊朴忠侃妾子致仁致義等結為友扶
文藝習兵書交遊者許筠李再榮李士浩之流也光海
戊申羊甲等疏請通仕路不見許屛居驪江自稱江邊
七友或稱竹林七賢相與縱酒賦詩或擊劍悲歌已
痛哭作亭江上揭其扁曰無倫（蓋既絕事君 不得事父云）結黨無賴
爲盜賊之事或奪取列邑封物或劫掠商人財貨至是

見光海政亂謀欲推戴永昌使李耕俊製檄其文曰眞
龍未起假狐先鳴盖龍指永昌狐指光海也時有東萊
銀商被殺越于鳥嶺自捕廳跟捕乃應犀也應犀罪在
當斬欲爲自脫之計因上變告羊甲等潛通延興府院
君金悌男擁立永昌大君韓希吉鄭沆等入啓光海親
鞫羊甲等羊甲見其母同被酷刑大聲曰殿下有三大
惡吾等爲宗社欲擧義何謂叛也以弑父弑兄淫蒸等
語大唱於前史官不忍書諸史致仁羊甲等誅惟致義
亡命應犀以告變豪宥癸亥反正後誅之此時庶流枳塞又深
一節實由是也

仁祖三年乙丑因副提學崔鳴吉等疏請大臣二品以上收議始定登科後許要而不許清

副提學崔鳴吉與同僚沈之源金南重李省身李景奭等上疏曰禮制之定莫嚴於三代而嫡庶之名只行於私室不行於公朝門地之別莫詳於六朝而用人之際惟問其父姓不問其母族蓋天地之生才無間於貴賤王者之用人不拘於門地此天理之當然而百王之所不易也我國庶孽勿叙顯職之議初出於徐選厥後輾轉一節終至於子子孫孫永被禁錮雖有才德出羣之人率皆抑塞而不揚於世擯斥而不與於人垂頭屛氣

如負大罪無復父子之倫君臣之義傷人紀逆天理莫此爲甚噫匹夫之含冤足傷和氣况其麗不億者乎伏願

殿下隨才收錄以宣堙欝之氣以廣用人之路是以裨世道而致人和矣 批令該曹禀處 政院日記○新豐府院君張維亦上疏継論而原疏則不載本集

吏曹判書金尚容 啓曰天之生才固無間於嫡庶而禁錮庶孽是乃我國之弊法古今天下所未有之事我國壤地偏小人才眇然雖盡用一世之人猶患不足而立法太峻區別太嚴天之所生猶未盡用賤人子支則猶或得通仕路而士大夫庶孽則子子孫孫一向牢錮

雖有過人之才智沈淡於下流而終身可勝惜哉玉堂
公論所在而欲為痛革宿弊有此陳請似當依此施行
以廣用人之路而係是大段變通非本曹所敢擅斷議
大臣之尊何如 啓依 允 上同

領議政李元翼以為卑薄庶孽天下萬古所無之法殊
失王者立賢無方之道儒臣所陳大有所見施行恐為
得宜

左議政尹昉議與領相同右議政吳允謙以為禁錮庶
孽古今天下所未有之法實是偏邦鄙陋之見足以傷
天地生遂之意非先王公大之政通用之舉甚為合理

命大臣及二品以上議庶孼許通所以革宿弊

命許良妾孫賤妾曽孫以正職文武科登科許要而不

許清亶栽　睿旨兩司著經處之禮曹 實鑑 別考

鄭承旨鄭經陳疏立異

疏曰庶孼許通廷議不一而大抵以為可行者過半天

以臣愚見知其必不可行也我國家二百年維持鞏固

幾亡而復興者徒以名分在也嫡孼之間尊卑之分天

經地義不可撓紊三代之時行於家而不行於國者臣

未之信也筭齊而國治則豈有獨行於家而不行於國

乎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則孼子

之不得其志者古亦然矣漢晉以來雖有通用之規而王符周顗之外表表可稱者無幾焉則漢晉之君果得賤孽之輔而為漢晉乎我國之於中朝大小殊體內外異宜千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風豈可一一遵行乎 聖祖創制神孫守法不替引之令幾百年而一朝無故欲壞之如之何其可也況近年以來許通之路未爲不廣賤孽有文武才者無不各由其科出至通顯者比比有之李珥之必待納[illegible]許通者猶有愛禮存羊之意猶之可也今欲[illegible]開其意何居焉噫艮女而不更二夫者則其所生猶可通也至於賤娼之產

游女之出不問巤呂之姓者而皆許通則仕路穢濁名分掃地其不爲亂亡之歸者幾希焉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伏願 殿下留神焉

辨曰三代之法莫詳於周公制作而嫡子庶子之文屢見於經傳未嘗有區別仕路之制周官三百六十上自六卿下至考工之屬卑瑣微細莫不纖悉畢具而未聞區別某官是士族某官是庶孽則所謂行於家不行於國未之信者果何據耶家齊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之謂也孝者所以事君悌者所以事長慈

者所以使衆推此而可以治國也今則不然不甚於族已失親親之恩歸重毋黨反輕本宗之誼天理乎矣人倫斁矣而必廢錮庶孽而後家齊國治耶孟子所謂孽子者朱子釋之曰庶子也庶子者非但妾子非適子則皆庶子也三代之法唯以宗統爲重庶子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加於宗子則其常有畏約戒謹之意可知也孤臣遠臣也遠臣之於君固不若近臣之親信庶子之於親固不若嫡子之愛重所以謂孤臣孽子不得於君親也孤臣屬於君孽子屬於親分屬各有攸當非謂孽子幷不得於君也若爾則孤臣亦

不得於親乎且孟子以孤臣孽子謂有德慧術智則操心慮患之說豈欲其廢錮枳塞而發耶取其德慧術智而言耶今此所引亦未見防塞庶孽之證也漢晋以來庶孽之為名臣碩輔者王周之外可稱無幾恐未之博考而然耶殷之三仁庶孽居二齊之穰苴名顯天下漢之衛青即鄭季之娼産而位至大將軍霍去病即縣吏霍仲孺之孽産而霍光之庶兄也位至驃騎將軍晋之裴秀即尚書令裴潜之孽産而為後進領袖裴頠亦庶孽而獨著崇有之論以斥虛無之學陶侃即陶丹之妾湛氏之子而高建勳庸位極

人臣阮孚則阮咸之孽產而其母則鮮卑婢也其賤莫甚而逃覩蘇峻之逆見稱史傳位至吏部尚書桓石虔司空豁之賤孽也而威名振動至於衛瓘曾志卽廢姓之孽子而位至甄城公隋之李圓通卽卒隸景昌之娼妻累女之子而位至太將軍崔贖卽泝州司馬元之孽孫而定一時之禮樂官至太常卿唐宰相許國公蘇頲卽蘇瓌婢妾產也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廐中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請瓌見頲擁篲過懷出一紙取視之乃崑崙奴詩也客問知驚賀謂瓌曰必作蘇家令子也瓌親試其文大驚奇[illegible]視

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世及唐玄宗平内難將欲草
制甚難其人令瓌薦賢瓌曰臣男頲甚敏捷可使玄
宗遽命召來時頲方醉未醒玄宗命扶卧榻前以手
覆衾既醒草進玄宗大喜拊其背曰知子莫如父後
頲竟為玄宗名相孝子杜羔母非正嫡而位至工部
尚書功臣李愬晟之妾子而位列茅土令狐彰即范
陽尉漫之妾子而祿山之亂以大義喻衆而歸唐爵
右僕射霍國公杜筍鶴即牧之之妾子而亦官吏部
尚書宋孝子朱壽昌京兆尹巽之妾子而位至太尉
韓琦范仲淹俱稱母賤仲淹至於冒姓其賤莫甚而

俱為有宋三百年名相了翁陳瓘父與潛良貴之父
茲爵相似交情甚密陳惜潛無子借其生子之婢生
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子家古人曰一時生兩名儒
亦前所未有先儒楊誠齋曰元符貴人之紆青拖紫
者何限而獨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致堂
胡寅即吾道大儒而乃是文定公庶子也此外達官
聞人皆不勝屈由此觀之歷代之不錮庶孽可知矣
何必漢晉之君尊以庶孽之稱而為漢晉然後可通
用庶孽耶廢錮庶孽非惟中國之所未有自檀箕羅
麗以來至于國初所未嘗有則何以謂大小殊制內

外異宜風俗不同耶祖宗之制固宜勿替而先儒云當變通而變通者亦繼述也故五衛 祖法也而節制以改之貢案 祖制也而大同以易之豈可以文武一張一弛而病其不克率由哉 國朝祖宗之制隨時更張者不可勝記則奚可以一時庸碌無識之人挾憾報復之計倡出勿叙之議者謂之以 祖宗創制而萬世遵守耶近年以來雖有許通之路所用不過殘部薄隷則有文武之才者何以展其萬一耶所謂各占其科位至通顯者亦非可論也先正之定為綱要許通不過其時慨然欲變通而嘗累世廢科錮

仕之餘俗見已膠時議難奪不能猝然痛革而適囿
北嚮慕渠遂請網米許通蓋不得已也所謂愛禮存
羊者果可謂得先正之本心哉賤娼游女之産固比
比有之而皆可廢錮則李園通蘇適杜荀鶴之流皆
爲無用之人也若以不辨嬴呂疑之則陳瓘潘良貴
同出一母亦可謂不辨嬴呂而仕路纖濁耶衛青本
姓鄭仲淹冒姓朱則可以纖濁錮之不足爲名將賢
相而漢宋隨而亂亡耶東漢袁紹以四世五公之名
閥見稱而爲盟主紹實婢産也由此推之則漢之
論閥只問本宗槩可見矣江左周顗自重其門不欲

與母積爲婚其母李氏曰我所以屈節為汝家妾者
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者吾亦不惜餘年顧
從命由此推之則江左論閥不問母姓亦可見矣劉
宋之崔道固官顯之後奉使青州長史以下并詣道
固道固諸兄逼其所生母致酒于客前道固驚起曰
等無人力老親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爲咸拜其母
其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客汝宜答拜諸客
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道固諸兄乃悉遣出之
貴而史傳乃反指嫡爲賤何也朱子稱胡致堂曰吾
嘗侍坐可謂豪傑之士以今名分言之侍坐之禮何

太恭也由此觀之則疏中所言仕路穢濁名分掃地其不為亂亡之歸者何所據而云耶凡若此者皆可謂仕路穢濁名分掃地其不為亂亡之歸者幾希耶大堯之揚側陋帝舜之舉八元成湯之立賢無方是之謂遵先王之法是之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之謂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也哉

英宗戊申桐溪之嫡孫希亮舉兵向闕庶孽洪霖抗義殉節於清州疏中所造我國二百年維持鞏固幾亡而復興者徒以嫡庶名分之在者恐或不必然矣

十一年乙亥吏曹判書崔鳴吉 啓請依許要事目隨才擬望於是者二十人始除郎官一作仁祖癸酉

崔遲川判銓書時 啓曰曾在乙丑庶孽登科許要而不許清以爲一代之成法而今過九年一未舉行使聖朝講定之制歸於虛地事甚未安庶孽登科後例授之職不過奉常寺校書館三四窠而已雖有才能之人無以展布所蓄誠爲可惜事目內所謂許要者戶刑工三曹郎廳及各司寺官之謂也自今以後依受 教隨才擬望俾知 上允之於是辛喜季沈日運等得拜刑工曹郎官 南極井跡○感恩錄云辛喜季沈日運金宏李慶善拜刑工佐郎李磴拜戶曹佐郎鄭霞

僑疏云李瓚以 肅宗時拜戶曹佐郎

文正公宋時烈文純公朴世采或擬疏或陳劄并請通用

宋尤庵擬疏略曰庶孽防限之制初非 祖宗之定制故國初鄭道傳其母實私婢而道傳乃爲大提學然則其所以爲防限者似或出於中間也孟子稱成湯之聖曰立賢無方今人才眇然常患不足彼庶孽之中如有可用則抛置可惜故臣嘗以此陳於 榻前則

殿下亦歎舊制之狹隘矣

尤庵答郭汝靜書曰大典立後條云嫡妾俱無子然後始許立後據此則妾子奉祀古禮然也故文翼公之奉祀付之鄭希蕃希蕃乃鄭相家孽屬也而向者元老之祖也慎齋以爲莫重宗祀不可付之孽生移

之金南原子章以傳之君平吾家所蒙亦如愼老家
伯父只有妾子時燮伯父身沒宗祀歸於主簿從兄
此從兄是第四房出也然鄭相家事終是正當故吾
則嘗初以此告於愼老而不見聽矣

與金文谷書曰某之族從時燮有子曰孝一去四月迫
於身役之督責自經而死愚以一家之覲使之至此
固苟罪矣國無仁政據此可知矣未知八路之中凡
有幾箇孝一乎常欲以此聞於執事而在野之人緣
嫌於出位囁嚅不敢矣今因謝答不覺形諸紙上是亦
罪也

甘南溪世家書講入侍時　啓曰我國用人無其狹隘門閥之外雖有奇才異等無以盡用若循守故常而為之則終不能收合中外人才矣勿論常規大段變通以為廣取人才之舉似宜○進稽古錄劄子曰自程朱及真德秀李珥直名世之格言而為國之良謨苟以推而行之以復三代之治不曾過也其他柳成龍以下諸人之說亦多因一時遇難經濟無非所以隨病發藥至於鄭道傳實刱開國規模趙憲蓋欲一從華制亦可參商採用也夫古道不可復者流俗之例談也象論不可違者有國之常規也伏願　殿下反覆斟量不滯於俗習不拘

於常規惟以 聖心自見其必然之理確乎不易斷而行之 前後集○當從稽古錄取重要封事通用庶孽條編之

肅宗九年癸亥二月領議政金壽恒奏請庶類武弁收用

大臣入侍文谷金公壽恒 啓往者庶孽權井吉以春川營將丙子之亂南漢覲王無出其右事定之後 除授肅川宣川防禦使至於閫帥望矣未果身死之後雖無葉兼營將守令則方為間差而況鄭時傑以名家庶孽才藝超凡前後莅任且有治績雖閫帥之任尙且堪當者也頃於都目政得除洪原縣監矣本道監司不思時行之規只以外邑體面間難便之意 啓聞遞改

則其代差必擬於鄭時凝以是惜之也判府事李尚真左議政閔鼎重皆曰領相之遠是矣 上曰鄭時凝予亦知之渠曾爲僉使時累行虜 啓其居官盡職之誠予實嘉之尚今不忘矣頃於都目政擬於洪原未望故落點矣

三月領議政金壽恒 啓請廣類人才收用

大臣二品以上三司長官引見入侍文谷金相公壽恒所 啓卽今文武人才俱極眇然而我國用人之路本來太狹專以門地取捨雖有可用之才地位卑微則不得任用此是由來積弊而至於用武將之路尤不可拘泥

常規當此時勢危急人才絕乏之日苟有才能表著者則不可不別樣擢用以臣所知而言則堂上武弁中鄭時凝宋克惇乃士夫家庶孽而鄭時凝武藝絕倫前後任職盡誠國事聲績優異克惇則才局超凡爲人信實可使武班中甚見推許此兩人可用之實如此各別擢用則實合爲官擇人之道而亦可以得力於緩急矣

上曰人材之高下不係地位之貴賤當此之時尤不可太拘常規此人邊上大鎭邑及營將之任隨闕差送可也吏曹判書李翻曰平安道龍川鐵山兩邑今方秩滿矣 上曰龍川府使差送可也

二十一年乙巳嶺南生員南極井等上言顯究爲喉院所阻
南極井等九百八十八人上疏畧曰臣等竊伏聞帝王
用人之道貴廣而不貴狹所取愈廣則所得愈富故一
言而斷之曰立賢無方 殿下以土地之廣人物之多
不能當中國之十一而其間旣分兩班常人又取兩班
之家而追斥其庶孽然則以一國而不入防限者其數
又不滿十一矣如是而乃欲盡得人才以爲致治之具
不亦難乎臣等伏聞庶孽不得赴擧幾百年而其間往
往有傑出之才如李大純朴枝華魚叔權曹伸李達鄭
和林芑梁大樸權應仁金謹恭宋翼弼兄弟等數十人

或以文章或以學問至今為後人所慕若使用於朝廷得展其抱負則其為國家之光又豈可勝言哉至於武弁之可稱者則壬辰之亂庶孽李山謙洪啓男劉克良皆能糾合義旅摧破賊鋒甲子之變鄭忠信倡大義勦賊丙子南漢危急之日願孤軍進戰於城下者獨有庶孽權井吉一人以此觀之則文武人才之在庶孽者亦不小而顧國家不能取用焉耳今庶孽之得文科者殆不下百餘人而武弁則不啻什百焉其中豈無一二拔出之才可以為任事功者哉藉令不必為奇才彼既發籍仕路志在報國則國家亦當考其能否而進退之

使洪纖巨細各得其分願乃盛德事也何必限之以門地一併棄斥耶父母生累子乳養於一家之內而血脈既同情愛無間而一國即 殿下之一家也臣等與士夫同是 殿下之赤子也臣等之所以仰籲於 殿下而亦欲均被其乳養之恩者豈非人情之所必至哉又況邈裔平民父母俱賤者不干涉於兩班而文得歷踐成均武或躐致閫帥而臣等即一坊防塞以至於 仁廟朝既通三曹更不得擬望而外官亦不陞州牧是國家待臣等反不如平民之下臣等尤不勝抑欝焉抑有一說中國之所謂庶孽止於其身而已庶子之子與孫

則又未嘗所爲庶出而史傳亦不復識別焉我國則不
然一係於庶派則其子孫雖至屢十世尚有庶稱以此
之故庶孽之數日益蕃衍殆至於半一國而其國頓憐
愍之狀有不可言故相臣崔鳴吉所謂垂頭喪氣如負
大罪等語爲臣等於惻而發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
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臣等旣不蒙國家培養之澤
故雖有英才美質皆汩沒於時俗之賤汚不得有所成
就而志氣之摧沮有若隕霜之草木其情可謂戚矣只
此一事亦豈非　殿下之惻然矜念處也今之以通用
爲難者必曰　祖宗舊制不可輕廢也臣等竊以爲不

然古人曰當遵守而遵守者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者亦繼述也夫法久而至於弊生則雖在　祖宗朝舊制固不可一向膠守以失趍時之義況此禁錮庶孽之法只出一二人私見旣非我　太祖大王之舊制亦非我　太宗大王之本意百年之後　宣祖復通仕路　仁廟又許三曹焉則一體通用於今日非爲變通舊制也寔繼　宣廟　仁廟兩朝之遺意也非徒　宣廟　仁廟之遺意也實我　太祖大王通用之舊制也烏可以不顧名實而反有疑於輕變舊制也且必欲以近代相較則吾東方通用庶孽已過數千年矣其不得通用僅

至百餘年則是果孰為近而孰為久耶又以為庶孽之不適已久今若猝變其法則名分必壞臣等又以為不然尊卑等分各有其序截然不可犯則故相臣吳允謙獻議中所謂邦憲國體紊亂非所可慮也者真箇的確之論也是故聖人雖謹於辨上下定民志而及其用人必以立賢無方為訓其義固并行而不相悖矣今雖使庶孽通用於公朝而及其退歸私室則嫡庶之分固自若也何必抑絶仕路然後名分始賴而不壞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臣等亦數百年防限其窮已極此正變通之時也且自古聖帝明王凡有一念惻隱於中則未嘗

不變舊制以體天地生成之德如肉刑之法剏自三代
至於漢初其行可謂久矣漢文帝以女子之言而斷然
除之鞭背之法亦歷代所循用而唐太宗覽明堂經即
命革之書諸方册以爲美談况今禁防庶孽實萬古通
天下所未有之法也　殿下於此又何疑於亟賜變通
以慰千萬人顒望耶伏乞　聖明斷自宸衷廓恢乾剛
仰體　列聖之遺意俯察諸臣之至論亟下廓開仕路
之　命使之隨才技拭不至虛老則　德音一降寃欝
盡釋豈獨爲臣等一時之幸哉數百年以來許多抱寃
長逝者亦將感激鼓舞圖報　聖明於冥冥而天心自

亨和氣行流未必無所補於得人贊化之道矣

進士柳日祥等上疏

疏本具南極并疏大同小異其畧曰臣等之抱此寃屈非一日也父而傳子子而傳孫世世含痛今者嶺南生員臣南極并等與道內千餘人合辭具疏來叩 天閽臣等俱以同病之人義不可異同遂與極并等同聲齊籲於天地父母之前今臣等所陳皆出肝膈實關爲國之大體致治之本源則亦重且大矣若使他人言之可謂正言讜論爲 國家深長慮而出於臣等之口無乃有自鳴之嫌乎古人進言於君而有譏其出位則曰唯

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耳今者唯他人不言故臣等自
言之耳伏願 殿下勿以人而廢其言
二十二年丙子 吏曹判書崔錫鼎上劄請除納米越擧之制
而稍廣仕路 是後納米之法亦以永廢
崔公錫鼎判吏部時上劄云竊惟我國專尙門地先京
華而後鄕入已有乖於古者立賢無方之義至於庶孼
防塞太非古制初自 本朝中葉以前徐選倡之姜希
孟繼之百餘年間禁錮成俗及至 仁廟朝臣祖父鳴
吉爲副提學時陳劄十二條通庶孼居其一秉銓時引
事目陳 啓請依受敎隨才擬望家 先後三數人

注擬郎官後因而不行至于今日又過六十年矣天之
生才貴賤非兩殊也中國及前朝所無之法我朝獨行
之許多人中豈無才俊之士而枯項黃馘騈死於蓬戶
之下匹夫含冤足傷天和況此處舉其麗不億者乎
列朝聖君前輩賢輔卒未能有所變通如宋翼弼之學
術爲世大儒而終於布衣近世辛喜季之文章時[illegible]錫
柳時蕃之才諝俱未能展其驥足局於末官下邑而止
可勝惜哉古之人舉賢於釣屠取才於盜庫而先儒亦
有宜取胥商之論其得賢用人之方如此之廣也今庶
流之人不猶愈於胥商之賤乎即今世道薄陋習俗已

痼[illegible]頓葺舊弊應流中如有才藝可用者謂宜處以相當之職責以可觀之效登科人仍授三曹各司而有吏才者昇以州郡其出倫拔萃者不在此限薦武亦寬其路俾無遺才之歎至於納米許通之事初因北邊尼胡之變設此法以助軍仍作漸通积累之堦可謂得時措之宜而第念若干納米不歸於有司之經費而貧無粟者無以自拔行之既久弊亦隨生謂宜特施寬典除納米之法改許通之名如是則事情有悅和氣自回惟在

殿下深察事理而主行之淹滯者疏而振之寃屈者伸而通之其於政[illegible]而伏願 聖明下詢廟堂

而裁處焉 荅曰當與廟堂議處焉

三十九年癸巳知事閔鎭厚 啓請定人家庶孫為其所生祖母代服三年當否議

三月晝講入侍特進官閔鎭厚所 啓即今 詩筵方講禮記臣請以一條禮法者仰陳所懷人家妾子先其母而死則其母之死長孫代服三年者在昔通行之法逮先正臣金長生金集臣之外祖宋浚吉所論皆然矣先正臣宋時烈嘗謂此非承重不當服三年大司憲權尚夏遵其師說亦以為不當服故今則多有不服三年者而其中或以為非承重不當服之說固嚴而通行已

少之所可行要亦有以體恩慈厚之義仍服三年者
三年之喪在其禮最重而各以其心喪服或否事甚未
安從其在古者之所爲後弊亦不可不慮若命禮官議
大臣稟之以成一代之定制則恐好矣　上曰命禮官
議大臣稟之可也
判中樞府事李畬以爲禮妾母不世祭註以其非正也
又公子則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以壓於嫡
母也士之庶子爲其母得服齊衰三年庶子之子爲父
之母服緦麻喪人同於妾分賤生而不列於族死而
不入於廟雖士禮於其子其孫許伸其服矣宗之則只

得從其子之身而止耳其至孫而祭者非禮也夫子伏父服以承父之重也妾子統於其父以嫡母爲母其母則非可與論於承重之義況在其孫祭所不及而服以承重可乎後世古禮不明妾子之母各於其私室世饗而祭遂以爲常而其承重代服之節爲古今未定之禮諸說互有異同矣其中通典所載爲庶子後爲庶祖母服議宋庾蔚之謂所後父若承祖後則已不得服庶祖母也父不承重則已得爲庶祖母一周庶無傳祭故不三年也此恐最爲的論也近世諸先正所論亦各不同文元公金長生初亦以爲當服三年矣及後定之論則其

載於疑禮問解者有曰喪服不世祭則元無承重之義應服三年云者不然矣至於文正公宋時烈則有曰 若是承重庶子之子則無論父在與否皆當無服非承重者之子則只服本服若謂其父當服三年故代父三年云爾則凡孫之爲祖父母三年者是承重故也今其祖母是祖之妾而已則其孫豈可亦謂之承重而服三年乎又文純公朴世采亦嘗著妾祖母承重服當否議備論古今異同之說而以不世祭之義爲首此爲莫大疑文更令儒臣博考古禮及諸儒之說反復參究立定之條制恐合於審處之道

判中樞府事徐宗泰以爲妾子之非壓於嫡者先死而其母之喪其子之子不代父服使喪無主則其妻雖微其人地雖卑人子之情誠有所不忍矣然禮之嚴者情有所不得伸妾母不世祭則承重之義安所依著而可論哉

判中樞府事趙相愚以爲臣先師文正公臣宋浚吉嘗以妾孫代服事問於其師文元公金長生曰前見答姜博士之敎妾孫爲其祖後則爲其父所生母無服矣於爲祖後則爲其祖母當服齊衰三年云云妾孫之爲祖後者爲其父所生母雖無服亦應服承重三年者也似

嘗依妾子爲其母緦而心喪之例爲心喪三年云則答以雖無服豈可遽同於平常之人乎依諸孫朞服之制而若心喪者可也此問答書俱在臣師別集而及至疑禮問解之編失也臣師所問則削去齊衰三年以上二行而金長生所答則又添八妾母不世祭則元無承重之義應服三年云者不然矣二十一字此則反以應服三年云者爲若臣師所自創之說而謂之不然也其時增損之委折臣雖未詳而臣師子孫尚行三年之制則臣師平日未嘗有不當服之語從可知矣豈以不正[illegible]之義難行於後世而三年代喪已成國俗故節[illegible]意[illegible]

昧固非知臣愚迷者之所敢斷而師門所定又如此則
臣雖有愚見何敢容議於其間乎
大司憲權尙夏以爲先正臣宋時烈嘗以爲妾子之子
旣無所承之統則當只服本服矣臣習聞其說故知舊
一家有遭此喪者輒引宋時烈之說使之不服三年矣
今重臣 筵奏乃擧臣名以爲在昔通行之法以主之
故而變改仍請博議有此詢問之擧臣不勝惶悚臣之
妄意不過固守師說而今諸大臣獻議又不免異同則
臣何敢自是己見更有所陳乎哉
李退溪答鄭子中書云蓋禮旣有妾子爲祖後之文

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萬正淳嘗擧此以問朱子所答亦以疏義妾母不世祭之說爲未可從然則庶人只祭考妣只謂閑雜常人耳且士大夫無後者之承重亦不應只祭考妣如今韓明澮奉祀之類未聞朝廷以祭考妣之法禁之也退溪集

俞市南曰庶子之子爲祖後則爲父之母無服云只此一款爲庶孫服其祖母之明證也旣不及爲祖後則安敢爲其父承重而不服祖母也哉市南集

權遂菴答金潤書曰小記所謂妾母不世祭云者愚竊謂嫡子祭一世而止也若其所生孫祭其所生祖

毋則何可只祭一世沙溪先生所謂祭三代者合於

人情矣 按此是癸巳廷議後金潤上書質問于先生有此答

四十四年戊戌 別提金潤等上書 邸宮景宗代理時 請庶孫爲

所生祖母代父服三年

別提金潤等上書畧曰臣等伏見癸巳條制有人家妾子先其母而死而其母之喪長孫之代服三年在所禁抑其時諸議謂不可服者皆因妾母不世祭之文是則不但代服之有禁也并將與世祭而不許也凡民所遵莫如令甲而求之人情則不忍不祭不忍不服也按以朝議則祭也不敢服也不敢矣臣等竊伏念妾祭者

服禮果不可則固無所憾萬有一可祭可服之義而為人子者内疚其情外牽時制怵迫抑塞終不得伸則天下之至寃宜無過於此者一人之抱此寃猶足以上干天和况所謂族類者殆半於國中乎生者之抱此寃猶是以上干天和况其死者有子有孫而終為無主之喪不祭之鬼靡所依泊欝結悲泣於冥冥之中乎王政之所先惟在神人之協和而幽明之寃結一至於此則豈非 聖朝之所可惻然動念處乎原初議定固皆博考審慎參量定之制則其所為說豈無取義而然伏念禮意精微層節多端禮書浩汗該括未易是以周公之聖

尚有不穩之服朱子之賢猶有未檢之書苟其人情之
所不安天理之所必行者則雖於千載之後亦多更張
之節而不悖於聖賢之本旨有光於當世之治化如嫂
叔有服始於魏徵而宋朝諸儒是而許之舅甥制服初
自 國朝而我東諸賢遵而行之古今若此類甚多顧
此代服之禁據之人情實所不安求諸天理在所必行
況祖母之於其孫即是骨血連屬髮膚所受之親其視
嫂叔舅甥輕重如何則其不可徒以變改為難而不念
有幸於民彝之重者決矣如臣等賤微固莽者顧何敢
容易開喙於朝制禮節之間而惟其切於己痛於心者

甚敢不避僭妄私自考據盖自周漢晉唐宋以迄 皇
朝我國諸儒所論之見於經史子集者指不勝僂不但
爲旁照取證之段亦多有明白可據之文臣等謹先畧
加陳卞然後證以所引之文焉大抵世祭代服便是一
串事祭可以世則服亦可代服不可代則祭亦不可以
世故自古持難於代服之議者舉皆引重於不世祭而
然此有朱子定論春秋注註及先正臣李滉所證說俱
已明許世祭而今左議政臣權尚夏亦言妾母不世祭
者盖指嫡子祭庶母一世而止也若其所生孫祭其所
生祖母則何可只祭一世乎其他諸儒臣亦莫不云爾

則世祭一享已成斷案臣等於此固不必煩瀆而第令代服之 猶有所疑難者蓋亦有二說一則曰人家後妻有所生子而其子之死先於其母則所生之孫不得代服也既不代服則嫡孫尤安敢代服其祖母云蓋後妻之喪既有前妻之嫡子孫主之故後妻所生之孫固不宜疊服以招二統之譏矣至若嫡孫之祖母喪其父既沒已葬不服則喪誰爲主繐果何在而忍而不服乎此固流俗之說本不著見於文字則臣等於此又不必多費辭說矣一則曰以孫代服以其承祖之統也妾子之子既無所承之統則當只服本期云此乃尤甚之論

而同時先正亦或有所論之不同者則此亦豈無所據
而發也臣等謹按儀禮齊衰三年條有為庶母後子之
服子夏傳之曰若父之妾有子而子死已命已之妾子
後之文其疏曰既為後亦服之三年臣等於此竊伏念
昔之庶孫服其祖庶母者元非以承祖統而然則今之
為庶孫者雖不承祖統而獨服其祖母恐亦有所據矣
祖庶母三年之文既知是明的而使今人有此異依禮
經服三年則 朝家其將或禁之乎同一庶孫而養孫
之為祖庶母服三年者果不可禁則所生孫之為所生
祖母服三年者抑獨何禁乎臣等竊以為庶孫之本其

祖統則自不得爲其祖母三年今以不承祖統之故正欲伸重於其祖母而若又以不承祖統而不許伸重則是爲庶孫者終無報本伸情之道反不若養孫之於祖庶母恐無如此之理矣臣等又按杜氏通典晉王廙論庶孫之爲祖母服曰禮妾子父沒爲母伸三年子既得伸孫無由獨屈又引小記祖庶母條曰妾之無後而托後於人子猶爲之服況親已之孫可有不服之義耶臣等又謹按儀禮通解宋朝寶元二年集賢校理薛紳遭其祖母王氏喪而申稟　朝廷俾令禮官檢詳條制則曰今紳係爲庶孫不爲祖後受重於父合伸三年之制

其時史官王洙奏駁此議而更令衆官叅詳則曰耀卿王氏子紳王氏孫尤親於祖庶母也耀卿既亡紳受重服之也臣等於此竊伏念薛紳之當服三年惟在不爲祖後受重於父八字而已盖爲祖後則不得服庶祖母也非長子之不得受父重也禮官之議正以紳不承祖統而受父之重故謂當申三年而衆官之言亦以王氏爲紳之所生祖母尤親於祖庶母故謂當服之也雖此兩說恐爲的當且薛紳之事正在仁宗朝時則有若韓富歐范十餘名臣擧叅此議而王洙一人外未聞有異論者其後洛閩諸賢輩出凡於本朝失禮之事率多追

議而唯此一事不但無譏貶之語而已勉齋黃氏以朱
門嫡傳承朱子之旨編纂儀禮而註錄此議於本宗服
者必有其意臣等竊以為後世之所可憑信者宜無踰
於是者也臣等又切伏念至公者禮也故先正臣金長
生旣引不世祭之文不許代服而先正臣金集乃於承
嫡庶子之適其所生母喪使其次孫代服三年夫父師
之訓非不嚴重而苟於鄭文之間有些意見之不同則
所論不苟合而固不害於傳守之道故先正父子之間
亦有此差殊之議雖以此觀之諸先正之或可或否自
是論禮之常事今臣等之仰請變通恐不妨尊戴先正

之道而　朝廷之許改此事亦何必有持疑之端耶臣
等又嘗聞先正臣宋時烈有鄉奴負罪者服妾而來問
之則曰祖母死故代養耳先正嘉而赦之云臣等於此
妄揣先正於庶類代服亦恐無必廢之意有如有子所
云以中都棺槨知夫子死不欲速朽也意若使先正而
在則禮說之可據既知彼人情之寃絀又如此恐必有
參詳情禮更加商量之道矣臣等又竊伏念代服一節
姑舍歷代之所曾行自癸巳定制之前已成國俗而自
癸巳定制之後更為邦禁嗚呼恭惟我　聖朝敦孝為
理崇禮為教其於化民成俗之方靡不周詳[illegible]畢舉凡

民之孝者使自盡匹夫之禮罔或不備雖在至愚之輩
亦知表闡之重猗歟風化丕新倫常大明而獨於厥類
所生之親猝變已行之禮終奪罔極之情使其苦塊啣
恤之身便同平常無故之人卽吉服事了無所礙生爲
毋孫歿同路人恐非所以敦孝理崇禮教之意也臣等
竊以爲其人雖微其事甚重在今日 朝廷必須更詳
此事體察人情參量得宜然後三百年禮義之教益明
禮義明然後方可責厚於民德矣爲今日庶頑者亦須
先將此事明白按覈處置得好然後母子孫三代之彝
倫乃定彝倫定然後方可待齒於人類矣自癸巳定制

以來亦不無仍行代服者蓋其心無寧得罪於 朝令
不忍忘心痛於私懷冒法任情不自知止臣等聞強人之
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於此亦可
見 朝制之礙於人情不可強行者矣昔唐朝殷寅病
且死以母耆老不忍訣及殮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
誓事祖母如父在後侍饍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
楣臣等讀此未嘗不隕涕而傷心也若使今之庶孫有
殷亮之孝而絀薛紳之服則非但為其孫之至痛逝者
有知目將不瞑哀哀其母育子何爲嗚呼其孫有湥安
用言念及此寧乎痛哉伏願 殿下參以人情揆諸天

理關重 大朝取裁 聖斷仍下臣等書本於該曹博
詢廣攷 共賜通變俾無憾於為人子孫者之心千萬
幸甚
答曰覽啓具悉令該曹稟處
禮曹回達 判書崔錫恒因前判書李健命所啓只正書入達 觀此別提金潤等
上疏則備論人家妾子先其母而死而其母之喪長孫
當為代服三年之義援據宋朝已行之制且引我朝先
正卞難之論請令該曹博詢廣攷 共賜通變俾無憾
於為人子孫者之心癸巳年間曰從臣陳達人家妾孫
之為其祖母喪代服當否議于諸大臣諸大臣之議不

無異同之說而 判付內從不宜代服之議施行今此

金潤等之書如此朝家旣已定制則今不當擧論第三

年之服喪紀之最重而先正之論互有異同古今典禮

亦無明白可據者若令當服而不服則不但爲人子孫

者之茹痛亦恐有欠於明倫敦禮之義令儒臣博考與

禮官取先正同異之論更爲稟處何如

附庶孫爲所生祖母代父服三年議 金潤爾輯錄

儀禮喪服齊衰三年條慈母如母○禮記喪服小記爲

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

母者父命之爲子母所謂爲慈母後者也若庶母嘗有

子而子已死命已妾之子為其後故曰為庶母可也若
父之妾有子而子死已命已之妾子後之亦可故曰為
祖庶母可也○儀禮疏祖庶母者謂己父之妾經有子
子死今無也父妾既無子故命己之妾子與父妾為後
故呼己父之妾為祖庶母既為後亦服之三年知己母
妾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待立後故也
按慈母庶母不過父妾祖庶母又不過祖妾何嘗配
體於其父其祖而為其後者亦服三年聖人制禮不
忍人之無後故惟此三者養為凡置人妾無後者立
後也無後者且為之立後則有後者恐不可使同無

後也凡繼後者必以昭穆之序而或疑此孫不代妾
子直服祖庶母三年恐未然亦傳既云父妾有子而子
死已命已之妾子後之疏亦云妾若無子則不得立
後皆歸重於子死子無則傳稱後之疏稱立後恐只
是父子相繼王廣所謂為後唯其班第庾蔚之所謂
間代取後禮未之聞者似可以破惑若使此孫直繼
於祖母則將謂其所生父爲嫡兄歟且母論代服而
直服其不承祖之統而獨服此祖母三年則明矣今
庶孫以不承祖之統而獨服其祖母三年恐有所礙
杜氏通典晉劉系之問為庶祖母服經無其文不知為

有服不王廙答曰庶祖母服經誠無文然亦無不服之制以情例推之謂自應服何以言之禮妾子父沒為母伸三年子既得伸孫無由獨屈假令嫡祖母在禮婦人不壓則無復所屈按禮唯有祖母文無嫡庶之别蓋以明尊〻之義而人莫敢卑其祖也禮記云為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此謂二妾無子父命子爲之後或子或孫唯其班第既受命為後則服之無嫌由此言之妾之無後而託後於人者猶為之服況親已之孫而可有不服之義耶制服爲允

按王廙只以情例推之謂自應服而其云庶祖母之

名恐未爲正蓋嫡庶是對擧文字嫡之所卑曰庶上之所尊曰嫡若以所生孫而自尊其身稱庶其祖母則豈不悖哉又孜通典有孫爲庶祖服之議蓋以庶曾孫而呼其祖爲庶祖也名之未正有如此者夫旣疑祖母爲庶祖母則無怪其疑禮爲庶祖也朱子言生巳者正爲母不爲庶母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若使王廣早正其名則恐不勞推情而決矣

儀禮經傳通解本宗服條本朝贊元二年八月十三日三司度支判官集賢校理薛紳言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卒祖母王氏是先臣所生母服紀之制罔知所適伏

乞申詔有司檢詳條制俯降朝旨庶知遵守詔送太常禮院詳定禮官言禮無服庶祖母之文有為祖庶母後者之服晉王廙議曰受命為後則服之無繼祚人無子託後於人猶為之服況其子孫人莫敢卑其祖也且庶子父沒為母得伸三年孫無由獨屈當服之也今薛紳係為庶孫不為祖後受重於父合申三年之制鄭象官參詳耀卿王氏子紳王氏孫尤親於慈母庶母祖庶母也耀卿既亡紳受重當服之也

按三年之喪必也真父之尼合如假妻白毋然後服則庶子亦將不得為母三年也庶子既不敢謂其母

非其父之妾而以生己之恩遂服三年則庶孫又
安敢謂其祖母非其祖之妾合而忽其生父之恩不
代父服乎廣議所稱妾子待偉孫無由獨屈者恐得
之矣○又按薛紳之嘗服三年唯在不為祖後受重
於父八字而已蓋為祖後則不得服庶祖母也非長
子則不得受父重也宋禮官議恐為明白○又按慈
母庶母祖庶母之喪而尚有服三年者蓋聖人不忍
人之無後其繼絕之義可謂至矣庶孫之祖母喪自
他人視之雖微且卑自其子孫視之豈不體重創鉅
而爲長孫者終不能代父之服則嗚呼其顙獨無泚

乎其心獨無怵乎宋衆官所謂尤親於三母者恐尤襯坊且其祖母若多男只以長子而諸子長孫皆在喪次則自斂含以下凡主喪之禮次子以服重而嘗之乎抑長孫雖儀不代服猶當之乎此尤可疑

世祭儀

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傳妾祔於妾祖姑言妾死則祔於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間也若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祔高祖之妾故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也所以間曾祖者以昭穆之次不同列祔必以昭穆也

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傳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上章言妾祔於妾祖姑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當是爲壇以祔之耳

朱子大全會文卿問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于妾祖姑旣不世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妾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答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詢攷也○萬正淳問云小記妾祔於妾祖姑正義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當爲壇於廟而別祭之不審如何答曰妾母不世祭則永無妾祖姑矣向賓文卿亦嘗問此無以答之今

恐疏義之說或未可從也爲壇之說恐亦未安恐於禮或容有別廟但未有考耳

按癸巳諸議皆以妾母不世祭爲厭孫不代服之證而妾母不世祭與妾祔於妾祖姑均是禮經之文則尙安所折衷而必以不世祭爲不代服之斷案耶況妾母不世祭疏義之未可從已有朱子定論春秋注註及退溪李先生所證俱已明許又遂菴權先生以爲妾母不世祭竊謂嫡子之祭庶母一世而止也然則世祭一事亦爲斷案而儀禮疏所謂服祖庶母三年者亦爲非承重而代父服之斷案也

服制總論

退溪答金正叔書云嫡庶服制今人多疑問然吾嘗謂古人雖有嫡庶之別只以其分言之至於骨肉之恩則嫡庶無異故不分差等古旣如此故吾東 國典亦不敢分差等○答鄭子仲書云爲庶之服人多疑問非徒家禮 大明律等書無之如儀禮經傳乃集合古禮無不該載而亦無其文人或不曉其意竊恐古人嫡庶之分雖別而骨肉之恩無異非如今人待之如奴隸故其服制無所差別歟 退溪集

待庶母論

退溪又答鄭子仲書云父在而母死父不得已使一妾代幹內事一家之人豈可不稍以攝母之義事之乎故古有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註妾攝女君則稍尊也又曰主妾之喪云云祔祭不於正堂註攝女君之妾死則皆主其喪猶降於正嫡故祔祭不得在正室也以此觀之攝女君稍尊於衆妾可知知是而子妻與諸女諸孫亦以貴賤之分每事[illegible]於彼則非但於庶母不知有攝母稍尊之義其於事父之禮亦有所未盡故謂宜坐位則當避食則當推讓

栗谷答龜峯書曰祭時婢妾立於婦女之後云者亦難曉解古人所謂婢妾者多是女僕豈必庶母乎今使庶母立於婦女之後則非但嫡婦居前雖所生之子婦亦必居前矣欲避西嫡之嫌而使姑居婦位則無乃虞舜受瞽瞍朝之禮乎庶母亦多良女者倘婢而有子者謂之庶母則此固賤妾不能處子婦之上矣若使父於喪室之後得良女主饋以攝內政則父生時已居子婦之上矣今以父歿之故還抑之使坐子婦之下則於人情何如哉父之婢妾則有子者有服無子者無服矣若主家之妾則乃貴妾也不可

有子無子而其家長尚有服則況子爲父之貴妾豈可以爲無子而無服乎況同爨緦者著之禮文恐不可目之以無服也古人慕親者所愛亦愛之犬馬尚然庶母旣經侍寢則子不可不愛敬也今以位次之嫌故使之塊處一室不敢出頭家人相聚宴樂而庶母不得出參泣飲終日則是乃囚繫也於人情何如哉大抵禮固主於別嫌而位次相隣則非所憂也若使庶母主此北壁受諸子之拜則固是干名犯分矣今者坐西壁而與諸子婦相對而拜則是果相逼於先妣乎以坐之差後分嫡庶云者亦不然若先妣在

則其可坐於西壁而差前乎君臣之分嚴於嫡妾而君坐北壁臣坐東西壁先妣之位在北庶母之位在西寧有干名犯分之嫌近世人心薄惡多視庶母如婢妾者或有之耳見之矣吾兄不此之憂而乃憂時俗之推尊庶母無乃過乎○奉祀妾子之母固不當立于主婦之前矣亦豈可立於主婦之後乎不得立於前者嫡妾之分也不得立於後者母子之倫也頃者承重妾子来問祭時厥母之位余答以當立於主婦之西稍前云兄必非之矣雖然三代以後亂嫡妾之分者多有之矣若亂母子之倫則人情尤駭無奈

毋子重於嫡妾歟高論以行列之多爲不可行此則未然若曰禮不嘗然則已於禮無害則雖千行百列何傷哉今若孫分產數世則其行列亦多矣豈可以行列之多而合昭穆爲一行哉○衆妾亦然苟可分序則雖多行列亦不可已也大抵貴妾之異於婢僕三代以來皆然恐不可一切斥以婢妾也同爨緦非謂父妾之無子者也耶豈不知哉禮大夫爲貴妾雖無子亦緦妾無子尚可緦況庶母之貴者雖無子豈可無服云爾儀曰無服亦當以同爨有服則此指耶之庶母而言也非泛指人之庶母也

英宗元年甲辰進士鄭震僑等上疏顲冤景宗因山及虞時祗迎所書以窮人抱冤疏懸旗請呈自上下問而捧入

震僑等五千人上疏畧曰臣等進而抹摋於朝廷退而偪側於鄉黨跼天蹐地弔影慚魂僥倖得科則潦倒於下位不得一近清光畸窮落魄者汨沒於流俗未免半世蓮累家貧而不能自存人棄而不與爲伍其困頓憐悶之狀有不可言故〻進士臣李彙生子有詩曰生子人皆喜吾心獨不然世間無限苦於汝又將傳故郡守臣權椷挽其友朴安期詩曰寘司不必論門地好作修文朴舍人觀於此二詩則其哀痛切怛之意發於吟咏

之間者如此可謂窮者之辭而有足以惻然感動者也噫燕臣痛哭五月飛霜齊女號天震風擊堂一人抱寃尚且如此況乎千萬人數百年抑鬱之氣其傷天和而召災沴者固無是疰也臣等瀝血封章進伏闕下疏凡十三上而乃爲一承宣者力排終至退却此不過賤漢臣等不齒人類既爾其身又鉗其口直欲痛哭於 闕門之外以徹此寃而揆分惶蹙有所不敢矣敢又相率呼吁於 輦路之左逐塵哀號之中非不知瀆撓之爲罪失此一着則窮天極地之寃終無答徹之路不得不冒昧至此

答曰我國本以偏小用人亦甚不廣子坊概然矣天人一也日月所照旣不擇於精粗則王者用人豈有間於其中哉今觀爾等之疏所引有據而但玆事其來已久不可輕變其在愼重之道惟當徐究而善處矣至於三曹郞事其令該曹一依 仁廟受教擇擬焉批下後不孫承吉命推者

十二年丙辰 命州牧之任勿拘門地隨才擇差

五月晝講八侍時 上曰以門地取人劇邑好窠專尙地望此爲痼弊也名塗淸宦 朝家自有定制而至於州邑又以人地之顯微揀郡邑之豐薄而畀之非矣如

金潤李龍臣爲人善且多才故到處善治予欲除州邑
矣以此觀之用人何可專取門地有才無勢之人每擇
殘薄邑付畀故不能展其才請予意則以爲州邑當視
人之能否而已
十五年己未右議政宋寅明以武弁初仕許遹陳達蒙允
春塘臺 親臨別試才時右議政宋寅明 啓曰臣爲
向日夾對以無蔭武弁區處事 陳達有 詢問兵判
後量處之 教矣今兵判及諸武將入侍并 下詢而
處之則似好矣 上曰將臣及侍衛中二品閫帥曾經
之人各陳所見可也副司直具聖任曰以守門將四五

窠許通則甚合疏遏之意花川君金㳫曰若不定其窠數則恐有後弊矣 上曰近來紀綱頹而人情勝若不定數則無勢鄉人難以得叅四五窠許通定之式可也

十七年 辛酉 叅贊官元景夏奏請惟才是用

三月晝講入侍時元景夏以惟才是用之意奏達 上曰門閥雖不可不見崔岦亦為宰相雖以近來人言之金昌彥曾以禮葬官出來故見之金潤亦見之若非一名之人則無處不可此等人豈可不用乎右相趙顯命曰金潤卽故判書東弼之三寸有才可用歷任縣邑皆有聲績矣

二十一年乙巳吏曹判書李周鎭上疏請通用

疏畧曰庶孼防塞即前代所無之規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也前後名臣碩輔盖多有言之者初或一二調叙而終皆寢格不行雖或有出類拔萃之輩并置一切防限之中掩才而沉沒者指不勝屈臣實悶惜也

二十八年壬午吏曹判書金致仁啓請開蔭官甄復之路

次對入侍時金致仁　啓曰臣於平日心常矜悶者近來一名甄復之路殆乎全塞引儀出身則以其有贊儀掌儀之故間或收用而其外一番失官終身不得更沾寸祿許多人中豈無才能可堪於百執事者而一例空

老幽欝之氣有足感傷此豈聖世之美事乎若就該司特許前銜之甄復雖或見遞又必繼而收拾迭替見差則庶可爲慰悅之道矣 上曰予意尋常若此所奏誠是矣依爲之領議政洪鳳漢曰承文院製述官乃吏文學官出身之所帶者也一番 啓下之後終身不遷不遞永防許多人疏通之路事理似不然臣意則此亦許仕遷轉等節一依他實職例施行宜矣 上曰依爲之

四十五年己丑司直李秀得上疏亦請通用兼進通塞問荅疏畧曰古者重禮厚幣以待鄰國之賢士惟恐其不至今者設法定限以錮域內之人才惟恐其或進及其事

變到頭每患才俊之難得嗚呼其真無才耶抑可異者鄉曲賤流之子支時或顯仕而世族名家之族裔子〻孫〻永錮而棄之用舍之際顛倒甚矣為士而欲游太學則又有不序年齒之彷授足有碍容身無地稍知自好者絶意科宦閉門自守强意游世者垂頭喪氣若負大戾為臣而不得親近烜光則君臣之義不免疎隔矣爲子而不敢呼父為爺則父子之倫其亦乖謬矣甚至於舍已之庶子而取繼於行路之同姓其喪人紀違天理極矣嗚呼雖聖人制作必有損益而彼餘選小人也一唱無義之論而奉行惟謹直至三百年之久廢錮

人才流弊此極誠不可使聞於隣國也或曰適用庶孽則名分亂矣是則不然故相臣吳允謙獻議曰嫡庶自家門戶中事　朝廷用賢拔才而已雖貴顯之後如有犯分干名之事則邦憲固嚴紊亂非所可論也賢相已有定論或者之言其亦過慮矣或曰子光之禍不可不懲此尤可笑夫我國小人之非庶類而貽禍士林者金安老尹元衡南衮之類不勝其多而因一子光廢棄舉國庶孽其可乎臣亦不敢謂今日疏通而明日食效也蓋進用之路廣則作興之化感矣拂拭之恩洽則激勸之感切矣安知無黃[illegible][illegible]韓埼之流從此輩而出乎謹採

前後諸臣言議疏啓且附辨難問答撰成冊子倘賜
宸聽庶可　俯燭其義理之當然公議之不易臣畧具
短章兼進冊子而老病沈淹無由進身於都門猥效先
正臣文成公李珥舊例敢替家僮而直呈伏乞　聖明
下詢廟堂亟賜變通之制 疏入政院以不以縣道封章而家僮直呈見却

附通塞問答

問庶孽之枳塞已三百年餘矣一朝通之不亦難乎曰
凡當事者當論其事之是非毋問其事之難易事雖為
弊於一時既覺之後亦當矯之况為三百年之弊則盍
當救正之不暇其欲正之係於在上者一舉措而已有

何易難之可論乎若論此事之是非當問主事者之孰賢孰邪夫當初塞庶孽者一徐選也其後必欲通之者先正則靜庵栗谷牛溪重峯尤菴南溪名臣則西厓仙源清陰文谷梧里楸灘谿谷遲川明谷也徐選是則諸先正諸名臣皆非也諸先正諸名臣是則徐選非也然則將以徐選爲賢乎以諸先正諸名臣爲賢乎彼此賢邪之分此事之是非辨矣曰徐選之不賢而邪孰不知之通塞之是非誠曉然矣曰愚請更以天理人事詳言之夫天之降才本無界限於嫡庶而嫡而或不才庶而或才則用人之道當取其人之才否不當問其人之嫡

無此帝堯所以揚側陋成湯所以立賢無方也若庶孽何嘗無才何嘗負人國家也漢用霍去病而致漠南無王庭之烈晉用周顗而獨死王敦之亂唐玄宗用蘇頲而矜式開元武宗用李愬而削平淮西宋代陳瑩中胡致堂之學術標準一世范文正公韓魏公之事業山斗千年其外偉人名臣之出於庶孽者指不勝屈且自古庶孽之見於史傳者不過當代賤產而若乃四五代已過之庶孽則史無得而歷數焉夫以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廣收幷取常患人才之不足我國地偏人少而人才之區限多歧若使霍去病輩數臣者生於我國不

過一縣官而止安得一展抱負成名千古也哉是故宋翼弼金謹恭李仲虎之道學魚叔權李大純曹伸之行義柳祖訒崔命龍之智謀魚無跡楊士彥之才華禹敬錫柳時蕃之才能舉皆坎軻老死而至若壬辰之變季山謙洪季男糾合義旅擢倭兵於八路陷敗之餘丙子之亂權井吉獨領孤軍犯胡騎於諸師退縮之時而竟不得一節鉞子孫皆填連丘壑戊申清州陷戰之時抗義殉節於幕府者惟洪霖一人而平時未嘗見用凡此數者皆足為當時之缺典後世之歎惜也且夫庶孽豈盡卑賤乎一依中國之俗只問其本宗則庶孽固非士

族而何論以天理則所以降才者無間於庶孽論以人
事則賢而才者多出於庶孽論以門閥則庶孽亦士族
也先正先賢之必欲許通清顯者其意可知也今欲遵
昔賢之意滌累世之弊則不過一擧措之間固未見難
行也○問禁錮庶孽天下萬古所無之法而我國獨行
之者何也曰蓋嘗聞之古傳有徐選者嘗爲鄭道傳之
奴所侵辱思所以報其怨而道傳庶孽也故及其罪死
也乃乘機進言以禁錮之小人報復之試至今三百年
而不改可勝痛哉又或以爲戊午之禍庚申之逆卽子
光與堅之所釀成故士流惡之於是防塞益嚴然亂臣

賊子何代無之而不獨出於庶孽則何可因一子光盡塞庶孽耶此不過我國規模之狹小而然也然規模之濶狹在爲人上者一轉移而已夫周公之經制未滿百年輒觧弛不用而彼徐選一特濟私之術行之至今恃之愈堅視若四時之不易者抑獨何哉○問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而禁錮庶孽係是 祖宗定制則不可輕變如何曰世之病是議者未始不以輕改 祖制爲難然昔在 太祖朝固未嘗有此禁而自 列聖以來亦莫莫不有通庶孽之議易曰窮則變變則通眞西山亦曰嘗變通而變通者亦繼述也夫繼述者事之經變通者

事之權〻而得中則無害於經也故五衛　祖法也郎
制以改之貢案　祖制也大同以易之豈可以文武之
一張一弛而病其不克率由也哉今若追舉三百年未
遑之典克述　太祖朝垂後之制通用庶孽則此乃法
祖宗之一事不可以輕改爲難也亦甚明矣○問我
國素以名分立國者通庶孽則名分亂矣奈何曰夫庶
孽者一家之庶孽非衆人之庶孽也我國之人恐見朝
家之盡其仕路遂從衆人之庶孽亦以名分責之此習
流俗之見也夫官卑者不敢犯尊朝廷之名分爲庶者
不敢凌嫡人家之名分也今雖疏通庶孽朝廷既有官

爵則名分自在人家既有嫡庶則名分亦自在然則官爵自官爵嫡庶自嫡庶何嘗干涉而有名分紊亂之慮乎趙靜菴曰願忠之心貴賤無間用人則不當分別嫡庶雖貴顯之人若有干名犯分之事嚴立邦憲而禁之名分紊亂非所可慮先正所祖述者孔子正名之訓而必欲許通清顯豈不及於流俗之見而然耶○問微而賤者多不能以正自守適用庶孽之後阿附競進背公營私無益於國家之實用則奈何曰此非獨庶孽為然也歷觀古史以喬木世族趨走權門因緣邪徑者亦何限矣但庶孼上無爵祿之榮下眦工商之利人無安其

生樂其業之意故或矯而失道或激而為邪今若闢之以仕宦之路垂之以眷恤之意則有志者當成其志有才者當惜其才前日之失正者安知不歸於正乎假使有一種不正之徒聖人在上明俊在位能者舉之不能者退之則此輩亦安得以行乎其間耶使三百年之寃鬱一朝洗滌則亦將粉身碎首為國家一死之不暇顧乃肯絆心於名韁染迹於刑塗只思榮身之計而不念國家之恩也哉○問若通庶孽而為嫡者官卑為庶者官尊則必驕傲凌駕家道壞亂將如之何曰夫爵祿者礪世磨鈍之具也凡為士夫者亦豈盡天姿純美學問

篤實哉或以進塗在前自愛其身收斂勉勅不顯其過失耳夫庶孽之心亦豈異哉今則自知無用於世故昕甦之才或憑陵度外此則邦禁使之然也非庶孽之罪也嘗聞李如松提督遼東也庶弟如梅以巡邊使出來如松具軍儀迎伏於道左其明日如梅入謁而擁彗侍立不命之坐終不敢坐朝廷之體統私門之分義並行不悖今若通庶孽則如是而已豈有凌駕驕傲之患乎

○問通用庶孽之後士大夫與作僚庶孽為文任而士子不為赴舉則何以處之曰小各司則庶孽與士夫無別於奉事直長等職迭為上下僚而不以為恥至於諸

上司則不欲與之作僚者甚無義國初鄭道傳以庶孽主文衡其他庶孽亦多主試而其時士子未聞有不赴擧此亦非可論也况官爵乃朝廷之官爵也朝廷旣以是爵畀之而臺下不以是爵待之者果是道理乎當初賤視庶孼者由朝廷之不許清顯也今若許以清顯則此風自革矣其所以革之之道不過費數年鎭壓而已

○問士夫無嫡子則寧取疎遠同姓而子之不以祀事委其妾子然則庶孼之卑賤不齒人類可知矣何可許以清顯耶曰不以妾子奉祀者乃近俗之陋非古人之法也亦非朝家之制直爲私家門戶計而已父子以血

氣相傳者也所出雖有貴賤以父而視則均是子也以祖而視則均是孫也以血氣相連之子孫奉其祖先之祀者理之常也唐律曰諸立嫡而違法者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則得立庶疏義曰婦人年五十以上不復乳育故許立庶子大明會典曰洪武二十六年定承襲替職之法而如無嫡子孫則庶長子孫襲替若嫡庶子俱無方許旁侄襲替明律亦曰凡立嫡子違法者杖八十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得立庶長子我朝經國大典曰無後則妾子奉祀又曰嫡妾俱無子然後取同宗之支子而爲後然則雖無嫡子若有妾子則不

可他求以此主祀法之常也況此大典之撰次在於禁錮庶孽不許赴舉之時而猶許奉祀則有子而不可取子之義尤可知矣士大夫非不知天理國典之所當然而唯以庶孽之不叙清顯坊〻爲門戶計雖有許多妾子不肯委以祀事至於粧撰禮斜文書以爲嫡妾俱無子而取他子請之者莫知其非許之者亦莫知其非也以是上達而自不覺歸於欺君之科因循苟且遂成謬規擧世皆然雖有見識者知而不敢此不惟欺君其自欺〻人甚至於欺其祖先而恬不知愧究厥所由則不過爲門戶計耳人情之愛子未嘗以貴賤少間而只緣

俗習之難脫忍捨所愛之子反取疎遠之族托以身後之事吁可悲矣私欲勝而天理遏倫紀斁而國典壞此不可不先正者也我國先賢如栗谷重峯愼齋名臣如張玉城晩李咸陵澥李貞翼浣大家如李尙書翊具樂將文治晉以妾子主祀如李弘冑亦以庶孫主祀不求他嗣則可見古人識道理循法令之意而今則無有能識此義者假使永錮庶孽此弊之釐正斷不可已而若許疏通則此風亦可以自革矣○問古人見識未必不及於今人古之庶孽未必無才學也古之時雖拘於常典不得一從疏通其有才學者則宜有畧加擢用援引

顯職而亦未嘗聞何也曰古之庶孽雖困邦典一從牢
塞之時亦嘗有畧已薦發授以顯職者麗末之間郎官
柳祖訒官折衝至刑曹參議許徵官至坡州牧使睦齊
之庶子全仁官至正栗谷庶子景臨授童蒙教官重峯
庶子完堵初仕泰陵參奉任金吾郎大壽子完堵授永
崇殿參奉曹偉庶弟伸自學官遷大君師傅又遷內侍
教官李鰲城庶子箕男歷長湍府使官至白翎僉使尹
梧陰庶子暎官至安州牧使張玉城庶弟曠官至內禁
將清州府使朴壽賢官至通津府使楊士彥累經府使
其子萬古亦為府使柳時蕃官至昌原府使辛有季洸

日運金宏季慶善得拜刑工曹郎官如尚敬編 顯廟
當有才識可嘉之教潛谷金相國薦爲宣惠郎李儼拜
戶曹佐郎庶孼之加擢用者豈無其人耶此外賢人傑
士拔才抵沒者不可勝數而 朝廷未寃薦用今若推
演古人用人之義更張前日防限之弊則人才之作成
世道之裨益何必已往數子而已哉
四十八年壬戌八月 命歷類文武官許通清顯
八月十五日昌德宮欑勑特 傳曰爲庶名禁通清國
初豈有一自柳子光而然矣曰一子光而若禁通清戊
申乙亥無一名者皆爲忠臣乎子光可謂古矣江流石

不轉移在於圈子中間有紀極嗚呼此人君一號令事
概亦人君造化之一大機也此後切勿拘碍以存國初
之風焉 還宮後 傳曰政官牌招開政爲之申飭領
議政申晩左議政李瀰右議政李思觀同日夜吏曹判書元仁孫參判李□兵曹判書具善行開政持平李□應德□允中呂龍周正言二望朴□源申昕尹謐成大中李□一吳濬孫宣傳官與金就大維潤□洪□□落點持十呂龜周正言尹□兵瞻根道傳官金就大
十六日 下教曰嫡庶則以嫡庶稱主於父子則依天
曰天君曰君之例稱父兄可也
九月九日綸音 傳曰嗚呼分京鄕嫡庶等倫同譜上
一字予甚疾之嫡庶間言語酬酢之際表裡相分動於

形色一堂同席之中無之見屈想像可知矣嗚呼庶非
班乎庶非班乎使京鄉士民共摻婚娶子心豈無蕩平
之意哉

十一月領議政金相福 啓請疏通之後文蔭武接續甄
用申飭兩銓

十一月十五日次對入侍時領議政金相福 啓曰向
者自 上處分特 命以前所未爲之人爲前所未通
之職盛德事也幾百年沈鬱者今幸疏通臣以爲 聖
上德化可與建極之功同垂萬世矣但若干人旣通之
望外不能接續竊恐 聖上恢廣之政歸於有始無終

終矣此後勿論文蔭武漸次甄用之意申飭兩銓何如

上曰所奏誠是此予暮年一事業申飭該曹可也

命吏兵判進前勿為界限各別擢用事 下教

十二月因嶺南進士金性天等上疏許同錄校院儒案

疏畧曰臣等生為堯舜之民復覩於變之化而仕籍之清班既通則鄉曲之儒案同錄允合 聖上一視朝野之至意而鄉人之議以為太學尚不序齒或以為姑待究竟而議處或以為只聞朝廷通清而無鄉曲二字至使滂沛之 聖澤壅而不流坦蕩之仁政遏而不行其可謂 聖上一視朝野之至意乎噫朝廷以三司臺官

爲清鄉曲以三所之案爲清三司之儒旣通於朝廷則
三所之清奚獨不通於鄉曲乎且風化者自上達下而
殿下風化之主也鄉人因循推諉不許通錄者其可
謂遵奉我 殿下風化之道乎昔在禁通清之日初無
禁儒錄之事目而鄉人之禁錄何其易也在今許通清
之日旣有 聖教之嚴明而鄉人之同錄何其難也伏
乞 聖慈俯軫一夫之不獲俾遂萬物之咸若特下三
所通錄之事目使朝野臣民咸知 殿下洪恩普澤無
物不沾則豈獨臣等之至願得伸也國家培養之道從
此益廣豈不盛哉豈不休哉

答曰省疏具悉噫乾之雨露不擇地而下為人君者奉
乾道而行政亦此意也爾等旣爵莫伸今近三百年蓊
則必通亦理也頃年乙亥爾輩上書而言甚切實故余
在潛邸聽來以見近者世道日下人心日壞暮年或恐
有遺物闕中闕外有來儒否問者無日無之嗚呼歲律
將窮八旬在近此心萬倍亦歇後語也今日夕後如前
復問聞儒來云故問政院一云圻儒一云嶺儒而稱同
錄鄉案云故與甚可怪開門召入圻儒先入聞于圻儒
爾等為莫重疏不敢并擧姑退云雖嘉其心而莫知何
意聞其讀章乃是爾等之章官旣通淸儒何不參此無

他其時無同然之教故今若此也既聞之後豈可一刻
持疑分付太學自今以後於序座只序于蔭功勿拘碍
太學若此鄉學亦然分付八道亦以此例遵行
是日 命嶺儒及承旨入侍 上曰讀章製疏讀章
上曰汝輩為唐名者乎製疏起伏對曰果也 上曰汝
章甚佳作累次下教 上曰嶺南素多人才此豈甚善
文 下教曰嶺儒不以汝輩稱生員乎製疏對曰至當
上曰登小科後不為稱之乎製疏對曰登者不然也
上曰三司為何承旨對曰兩司玉堂也三所為何製
疏對曰有校有院有鄉案文 教曰太學尚不序齒乎

疏首對曰然也 上曰汝輩之塞幾年對曰三百年
上曰若此之久乎對曰二百七十年數矣 上曰國初
汝輩爲儒案乎對曰國初寧有區別之事也 上曰然
汝讓幾儒莫重疏善哉善哉 時畿儒以肅宗大王善號封章嶺儒以爲貯並在
推讓退矣 而又 教曰乾之號予不敢當之乾者健乾爲父
坤爲母之意也又 教承旨曰此章甚善當出日記又
教曰汝輩意政院謄出後本章汝可持去 命承旨
書 批疏首等因拜伏呼千歲領議政金相福奏曰今
此通清之人有名無實文武窠次亡收用何如 上曰
此亦予暮年一大政也特 允 此條出筵說

翌日戶曹判書蔡濟恭以儒疏通錄慮有後弊請還收批旨蒙 允疏批更爲書下

批下之後蔡濟恭陳達曰朝廷自朝廷鄉黨自鄉黨不可渾許以致鄉弊（一本有辨論此奏而辭甚峻切故今姑刪之）請還收 批旨 傳曰予則只見目下而有嶺儒 批答矣更思之此等處非若是心費者更爲書下初 批答勿施事分付 答嶺儒疏曰噫人君奉三無私噫抱寃者近三百年故以三無私之意有處分矣爾輩之章聞已雖矜然朝廷自朝廷鄉黨自鄉黨吁嗟暮年宜持大體予何區區於此等事

四十九年癸巳正月嶺南幼學黃景憲等以前 批之還收
更籌上章
疏畧曰臣等頃以鄉曲通清事陳章承召伏蒙 恩批
感激涕泣齊號嵩嶽各自相勵唯願為國家一死而已
不意翌日夕曰一重臣慮或有將來鄉弊之癸更伏承
前 批勿施之 教臣等闔 命惶懼罔知措躬固當
泯默退俟以安臣分而自知再瀆 宸嚴罪合萬死然
而疾痛而呼父母者奚獨一呼而止乎窮困而訢天地
者奚特一訴而止乎此臣等所以不避猥越之誅復陳
瀝血之悃

荅曰省疏具悉噫今予暮年泄爾等抑欝之懷於近三百年之後豈惟予意寔體列 聖盛德而然也於今朝廷仕路恱若國初東銓已無碍西銓亦無滯自此以後只擇其才何拘於人且夫子曰草上之風必偃予雖凉德廷有紀綱風草之效其何勉勵且國無差等之事鄉何異矣堂陛尊嚴然後令行於下其君則只摠制於朝廷若下行有司之事豈區區於飭勵前 批所云只舉大體而已綱擧目張亦先王之道也爾等之心誠可矜亦何過慮哉其於用人勿拘彼此而進用其惟鄉黨亦何敢執滯而遠 命其勿違章退勉其業焉 同日承旨李嶺儒八

翌日以西銓宣薦之不多 下教加薦又 命太學使諸生序齒

同月二十七日備忘記君命當重東銓皆通持正西銓只一人輕視君命焉敢若此當臨門都監旗鼓待令行首掌務宣傳官親遞待令興化門 殿坐時拿入行首宣傳官白東浚囬示闕門外決棍十五度巨濟府充軍白東浚口招以公論不一爲對掌務宣傳官李昌心拿入口招以三人曾薦云故 下教分付 傳曰下教之下萬萬可駭不爲圈點宣傳官一并汰去京畿海島充軍其代即爲口傳備擬行首宣傳官李文德除

授今日内圖點今番宣薦除取才備擬新薦九人李恒林趙榮祚李邦僉金益大李元述李龍和金夜行具壽漢山東修落點李恒林金資行金益大又以新薦數少拿入李文德決棍五度汰去以徐有大除堂上宣傳官

加薦三十八

同日　殿座時太學班首入侍　傳曰頃者顧儒批答朝廷自朝廷鄉黨自鄉黨之教堂堂千乘之君不可不碩於鄉案故去夜批答風行草偃之教為紀綱而然也乾道與君道何異也以南風則草偃北吹東風則草偃西理之常也人君造命雖予創行孰敢不從況此近三百年前古規復舊於今年侍從班持正皆遍清憲禮記

世子篇豈不云將為我君而與我齒也雖貳極之尊儒衣儒巾與青襟齒于學此三代古禮也旣若此復舊則為青襟者何敢自為法乎今予召太學儒生不言中意欲察也今日為此故問于兩班首東班首金墳敢誦昨年嶺儒初 批答已涉放恣而萬巳無狀者敢稱兩班聞來毛骨俱寒刊名儒籍大靜縣永為充軍三倍道押付今日食堂儒生一并停舉大司成不能檢飭使該儒生有此等粜於轎前亟施不叙之典他儒生即勸入此等無狀之人不可循例充軍令該曹嚴刑一次後當日内三倍道大靜縣永為庶民是日 命禮判請太學使

諸生序巖

賓廳 啓曰庶民金墉之罪可勝誅哉 轎前俯詢盖出於風行草偃之 聖意而渠敢以絶悖無倫之說肆然仰對自陷於罔赦之科此而若不嚴討則其可曰國有法乎海島爲民不足以懲其負犯大靜縣爲民罪人金道亟令王府設鞫明正典刑焉 答曰予雖衰耗太阿在手此等孤雛腐鼠其何費心太學國之本其欲端本先問序巖末示餙教此無他予日益衰時不可浪過也雖然此不過一號令之事其所對萬萬叵測若不施纛街之律何以厲末然欲付公議先自處分毛骨俱寒

之教視若尋常乎二字於凛斷案有何鞫問鳴呼卿等

聞 下教亦不可尋常處之依逆賊緣坐者一并爲處

民勿齒人類

二月釋菜前二日始齒坐于食堂因書示執事舉案入

啓

五月又以鄕儒同録事 下教申飭

五十年甲午四月 命無嫡子者以庶子爲嗣依法典施行

四月十七日時原任大臣備堂三司入侍時 傳曰噫

暮年問儒来意蓋深矣今聞大畧稱孽倫云故心動特

召見所謂孽倫云者有妻子而稱嫡妾俱無此欺君也

且文武既通清不許其嗣求於他才此輩可謂無父也
今此 下教即定彝倫也不可尋常欲爲詢問時原任
諸大臣備堂三司皆 命入侍於厥既有而曰無自何
歲而來乎同日 傳曰豈待詢問於此事心常慨然者
此法典所載此後依法典施行事舉承傳若是 下教
之後依謬例欺隱者豈云士類勿論入原事分付
唐律諸立嫡違法者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無
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者亦如之疏義曰立嫡者
本擬承襲嫡妻之長子爲嫡子不依此立是違法合
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謂婦人年五十

以上不復乳育故許立庶子為嫡皆先立長不立長者亦徒一年故云亦如之依令無嫡子及有罪疾立適孫無適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長孫以下準此無後者亦如之

宋史禮志神宗熙寧八年禮院請為祖承重者依爵封令立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如又無之即立庶長孫行斬衰服

明會典凡襲職替職洪武二十六年軍官亡故年老

征傷須以嫡長男承襲替職或嫡長男蚤喪及篤疾
則以嫡孫襲替如無嫡子孫則庶長子襲替若嫡庶
子孫俱無方許弟姪襲替
永樂二年題準軍職正妻無子其妾婢所生子均為
庶子不論母之次序止以年長者承襲
明律凡立嫡子違法者杖八十嫡妻年五十以上無
子者得立庶長子不立者罪亦同
大典通編奉祀條云嫡長子無後則衆子衆子無後
則妾子奉祀○注云嫡長子只有妾子願以弟之子
為後者聽欲自與妾子別為一支則亦聽又云良妾

無後則賤妾子承重○立後條云嫡妾俱無子者告
官立同宗支子爲後
本朝林㴭上疏曰嫡妾俱無子然後爲立後而今人
或爲婦言所撓舍已出妾子而子他人子者有之莫
若一遵 國制依 允
故評事李穆親盡於其六世孫府使元煥穆之子監
司世璋亦宜幷遷於最長房最長李楊以爲評事血
食之賢者監司淸白吏也皆不當祧不肯移奉元煥
死而有妾子四人楊又以爲宜立系後嫡子立言排
訟禮曹 啓曰太典立後條嫡妾俱無子者告官立

同宗支子爲後註云兩家父同命立之奉祀條若嫡
長子無後則衆子衆子無後則妾子奉祀小註良妾
子無後則賤妾子承重元熳既有基昌則以基昌奉
祀法例當然大臣議曰先賢清白吏本無不遷之法
雖功臣宗室之後嗣以妾子承重亦非一二元熳曾
祖以下奉祀歸之於妾子評事及監司劃卽祧出櫋
家爲宜依　允
六月嶺南幼學李希謙等以儒案請錄又上章呼訴
慶州幼學李希謙等疏畧曰臣等所居之邑同是我
殿下版籍之內防塞者流莫非別世界模化之人弁髦

聖教跳踉下土道臣邑守宣佈 聖教而一向牢拒
無意舉行西周之仁政雖隆南國之教化不行千里山
川道路悠遠九重宮闕控籲無階伏願 聖慈俯垂矜
憐

答曰嶺南卽鄒魯之鄕敢違君命不從太學放恣莫甚
噫金塇雖貸頭其犯者何惜一律令太學以此申飭諸
道其宜小心自飭此後若此者當施金塇律一體申飭

嗚呼我國蕞類三百年廢錮之餘遭遇 聖明廓揮
乾斷使此君臣父子之倫歷幾復正矣 御極初年猶未盡燭於
彝倫之斁絶至此之極矣及至晩年 天鑑彌昭斷自宸衷廓恢乾剛挽回古典洞章時弊如雨露之濡

核如雷霆之震物堯舜之民好見於變之化 臣庶無祿 弓劒遽遺 鼎
遐之日自都下達乎四境哭聲相聞如喪考妣凡在
庶類之家雖婦人孺子莫不流涕哽咽至今百年哀
痛不已此如非嘗日 聖德之所以感人深者則豈
能使此民有若是徹天徹地彌久彌哀之慟耶近者
大丘士人無當 英廟諱辰與一二同志相率八達
城山中北向拜哭盡哀而歸時人名其處曰泣弓臺